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 
第十八卷 利欲薰心當堂答秀才之賢 大公無我默地探處女之陰

話說車頭兒得了一票意外之財，興沖沖的回家去安放好了，重又飛快地來到吊桶巷捉拿石忍冰。說是住著第一十三號牌，卻是一間沿街的房屋，氣派卻不很漂亮，正待打門，只聽得裡面一個蘇州婦人的口音哭罵道：「你說三天就贖還，可是早過了，就是三百天也還不了，你這沒良心的，把我的金戒指偷去，又去偷爹娘的，交了一幫狐朋狗友，騙錢的騙錢，一旦給縣大老爺知道，要殺頭唉！」車頭兒聽到這裡，一聲發喊，一腳踢開了門，大喊道：「石忍冰在這兒了，別跑！」說著「錚」的一聲，把鏈子望著石忍冰的頸上一套。忍冰正受著阿銀的嘮叨，正沒好氣的當兒，而且還只道是誰人同他玩笑呢，因此怒道：「誰同你們玩，可知我秀才是真的，三寸毛錐，十年辛苦換來的，不是拿錢換來的。」車頭兒拿出牌面來一照，道：「同你玩嗎？」頓時把忍冰、阿銀唬的慌了手腳，不知怎的才好呢。車頭兒也不同他們多說明。知「銀錢」兩字再也休提，他已窮到這般地步了。於是拖著就走。忍冰也慌得迷迷糊糊了。須臾已到縣衙。車頭兒一面鎖差，一面發出內諭，發押流氓公所候訊。那石忍冰押到流氓公所，同流氓及偷雞摸狗的一般在一起，竟氣得非同兒戲，身上又一個錢找不出，一點兒情分做不得，好容易央求了一個跑腿的小子，許了重賞，叫他到一個叫什麼小王的知己朋友那兒送信。一時小王到來，先問了犯了怎麼的案子，弄到這般地步呢？忍冰道：「牌面上是陳至剛的原告，想來也不過就是那件案子罷，前任手裡批脫了的，哪裡又發作起來呢？」小王道：「就是那件事兒發作也不過錢債細故罷，何至於這麼著的行徑呢？其中必有道理。」

忍冰道：「這倒不妨，我究竟是秀才底子，他也奈何我不得。審起來，終有個水落石出。倒是手裡分文無著，其實應去設法弄點洋錢來使用才好。」小王滿口應承，且說：「急難之中，是該朋友幫忙，不然要朋友來何用呢？酒肉朋友最靠不祝放心，放心。凡事有我呢。」說著出去了。忍冰直等到半夜，小王的影子都沒來。流氓公所並無飯食，要自己出錢買吃的。忍冰身上找出找去，一個子兒都找不到，只剩五六個零錢，買不得一口飯。肚裡又饑又餓，火又上升，非常難過。其中有個販私鹽叫做「飛毛腿劉方」的，著實看不過，便對忍冰道：「你來伺候咱老子一會兒，賞你一碗飯罷。」忍冰無奈，只得趴著地上，輕輕的捶了一回腿兒。劉方大贊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，爽快得很。」

接連多日卻不提審，小王到底沒有來過。忍冰卻成日家伏伺劉方，哄的劉方高興了，什麼都要忍冰服侍，所以是大碗酒、大塊肉沒有一頓不是既醉且飽。忍冰竟樂不可支，只怕審問過了，便要釋放出去，倒沒的存身處哩。阿銀那裡，瞧光景也走不進了，並且她也兩手空空，同我一樣，就是依舊一搭兒要好過日子，也沒味了。所以流氓公所倒是他的安樂窩哩。那一天，忽然提審了，忍冰只得跟了原差車頭兒來到堂上跪了。蘭仲問道：「你就是石忍冰嗎？」忍冰磕了一個頭回道：「生員便是。」蘭仲喝叫：「掌嘴，掌嘴！」

兩旁差役吆喝一聲，一五一十的伏伺了忍冰五十個巴掌。忍冰本來自命高標，性情驕矜而且好辯，不作與比別人少說一句話。他的道理辯的長了才肯罷休。朋友之間聽他的說話豈蠻，不高興與他說了，他自認為道理長了，益發的養成了他的氣燄。今兒不由他分說，只開了一句口，就吃了五十個老皮巴掌。禁不住咆哮起來，口口聲聲拿秀才來壓制。蘭仲笑道：「我不問你秀才不秀才，只問你怎麼哄騙人家的銀子，我今兒打你的是個騙子，不，打你是個秀才。你咆哮，我又可打你了。」喝著：「答一百板。」

忍冰曉得事情弄糟了，平日的氣概行不去，只得哀求顧全體面。蘭仲想道：慢慢的收拾你罷。那個屁股一定保不住，終要響了才好交待陳至剛、沙少安呢。今兒就免過也罷。於是顧全體面戒責一百下，限三日繳銀九千四百六十八兩一錢零七毫。仍舊發押流氓公所。車頭兒押了下來。只見阿銀所說的什麼田大少、周大少、五少，並且阿銀也在那裡瞧審事，只差得忍冰沒個地洞好鑽。阿銀趕過來招呼道：「哎呀，也就是知縣老爺啊，可以拿住你，可以劈劈拍拍的打。」

忍冰只低著頭，手捧了臉，一言不發。那五少走過來道：「人家到這地步，還要嘲笑他，也不作興的。」說著拿出二十塊洋錢來遞給忍冰道：「如今身上沒錢是要不得的，有所謂：衙門八字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。並且雖在危難之中，非其罪也。至剛那裡，你原也太覺說不過了。如今你且靜心兒等幾天，我去同他說，將就些兒罷。」忍冰良心發現道：「你也吃了虧，著實也不校還肯怎地成全，可想你是世所罕有的好人了。」五少道：「閒話，閒話。至剛那邊，我終去就是了。但是你太毒了，既要賴他的錢，法兒也很多，怎地你信口雌黃，糟蹋起他的女公子來呢？」

忍冰也無言可對。車頭兒已連連催逼著，只得走開。忍冰想：有了這二十塊洋錢，也好使用使用。豈知五少遞給他的時際，讓車頭兒看在眼裡。卻待五少等散了，這二十塊洋錢不在忍冰手裡了，都是車頭兒的冰錢了。忍冰走進流氓公所時，依然是兩手空空，身無分文哩。一霎那間，三天期限就到了。這日，蘭仲又坐出堂來，追究道：「石忍冰，把銀子繳上來。」忍冰道：「沒有湊齊。」蘭仲道：「限你三天，怎地沒有湊齊呢？既然沒有湊齊，可想一半是有了，先把一半繳上來罷。」

忍冰道：「告稟大老爺，這陳至剛的款本銀是五千兩，內中還不是小人一個兒使的，內中一千五百兩是有個姓孔的用的，餘外的四千多是利錢，不是正款。小人只有三千五百兩是實。求大老爺提姓孔的到案一同追究，公侯萬代。」蘭仲道：「還有姓孔的合借嗎？應該一併拿來追究是不差的。」說著借意把借據、狀詞翻來覆去看個不了，道：「姓孔的名字兒呢？寫到哪裡去了呢？你自己檢來罷。」忍冰道：「借據上卻沒有姓孔的名字兒在上面……」蘭仲接住道：「既沒名字，怎好提呢？好放刁的王八蛋。」連連喝打，把石忍冰打了二百板子。須知衙門裡，只要有錢花，那怕打二千板子也不妨，反覺抓癢似的有味；沒的花錢時，那怕一二十板子也會血肉橫飛，叫做開腿。忍冰卻一個小錢都沒花過，二百板子非同兒戲，直打的兩腿上開了五七處窟窿兒，可知苦哩。蘭仲又予了三天限期，如違從重處罰。依然發押流氓公所，

劉方倒著實可憐他。如今忍冰非但不能伏伺劉方，反而劉方情願伏伺忍冰了。此番卻虧了劉方，不曾把性命鬧掉，還算不幸之中大幸。且說蘭仲對六相娘子商量道：「石忍冰一案，卻是石子裡榨不出油來的。陳至剛雖說不想還錢，只要坍塌他的台，出出氣兒。如今石忍冰的台果然坍足了。據我的意思，終須榨得他本利俱全，顯見得我有本事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只消問石忍冰的老子要去，怕少了一個錢？」蘭仲沒口兒的說：「妙極！妙極！到底是他的兒子所乾的事，應該責成他老頭兒賠償。」忍冰的老子果然吃不起威嚇，沒奈何打了九千四百六十八兩一錢零七毫的一張銀票。跟手具了一個驅逐出族不肖兒子石忍冰的稟帖立了案，自後各不相涉。蘭仲也准了立案，收過銀子，提出忍冰，當堂釋放完案。蘭仲高興非凡，急忙趕往浣花別墅。到了別墅，回復陳至剛道：「老先生所委之案，幸不辱命，把石忍冰當堂責打，所有欠款九千四百六十八兩一錢零七毫現已如數追到，絲毫不短，望老先生察收。」說著把銀票雙手捧上。陳至剛驚服道：「蘭翁竟有通天的手段了。那石忍冰窮到如此地位，靠著姘婦過日子，他老子又不管，那裡追到這注兒巨款呢？」

蘭仲笑道：「只此一朝，還算如意，朝後點，也無可奈何了。這會子的錢，不怕他老子不料理，還得說印教子不嚴，流為匪類。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。那老兒慌了，情願願的把銀子繳案，買靜求安，不過那老頭兒倒也刁惡，跟手具了一個出族的稟帖歸成文案，以後那怕石忍冰謀反叛逆，也不與他相干了。晚生倒不能不准他，所以只此一遭，下不為例的。」至剛點點頭道：「這老頭兒果然是賤的，好幾次同他商量三吊銀子了結罷，他直說三錢銀子也不管。借給誰的錢，問誰去討。那末我同沙少翁兩個想想，他倒沒計兒捉弄我們，我們豈是吃別人捉弄的嗎？問他討的勤些兒了，他更好了，倒說在大庭之間，說我的小女佛保同沙少安沙孝廉暗地裡有了話兒了，私孩子且生過一次。蘭翁想，叫人家怎生受啊！」

蘭仲道：「真真放屁了，別個人家的女孩子，然且不可以瞎說呢，何況貴千金呢！這麼著，打的他還嫌少呢，還該再去拘他來爽快的打他一頓。不要說老先生聽了這等蜚言有關父女之情、門楣的清白，自然生氣，就是晚生也覺饒他不過。老先生前此又沒說

明，晚生只知他信口雌黃的一句話，究竟不知他怎樣的雌黃啊？」至剛道：「過了的事，就算了罷。如今也夠他受用了，這注銀兩我老早說的，一個兒不收了。應該蘭翁收著罷，我這裡也不客氣了。」

蘭仲忙道：「老先生說哪裡話來，老先生的銀兩是該老先生收著，晚生既濫竽一絲之主，應當替老先生辦些兒公事。」至剛道：「我說合了便不好收了的，若是收了，豈不是個妄人了！」蘭仲道：「老先生既說到這裡，晚生倒沒有話說得了。」於是千恩萬謝的辭回衙裡，同六相娘子、鳳娘小妞慶賀發財，並且賞了車頭兒一百兩銀子，姑且擱一擱起。且說自忍冰吃了這一場單照官司，面孔、屁股都受了刑責。俗話兒叫做「兩頭利動」。於是做人不得又且沒處安身。幸而在流氓公所結交著一個知己朋友，就是販私鹽的飛毛腿劉方。釋放出來的當兒，劉方已知他底細，還是終身不釋放倒是他的運氣。如今釋放出去卻沒有一處是他的安身之處。因給了他十來塊洋錢，且說：「我也打點得差不多了，終在這幾天裡頭也可以釋放出去了。你且去那個三元小客店裡住著等我來，是有道理。」

忍冰自以為吉星高照，歡喜非常。依著劉方的指示找到三元客店住下。原來劉方卻是販私鹽的大頭目，吃官私、打板子只算得家常便飯，所以他的棒瘡藥十分靈驗。忍冰敷了他的靈藥不過兩三天，腿上的五七個窟窿已痊癒了，行動自如如同沒有吃板子的時候，一點兒瞧不出。不過浴堂裡去淋浴可以免了。那一大堆的板花彷彿雲蒸霞蔚，五色紛披，十分注目。他在三元客店裡住了一日，想起五少到底是個瘟字兒第一號的人。吃我胡賴了一票，還同我十分要好，又給我二十塊洋錢，倒可以再去弄幾個錢來使。這麼瘟的人的錢不多弄幾個來使連著我也瘟了。難為他面皮很老，仍然沒事的一般。在茶坊酒肆、曲院歌樓轉來轉去找朋友，明知五少必在梨香院叫做玉觀音的那個姑娘那裡，於是一直撲奔梨香院來。恰好五少同著陳至剛、沙少安在那裡小聚，玉觀音也打橫陪著。他便大步進去，陳至剛倒難為情得很，連忙避過一旁。玉觀音只抿著嘴瞧著忍冰笑，忍冰也不管他，向著五少拱了拱手，就在陳至剛的座位上坐了，笑著說道：「諸位好高興埃」

五少只得說：「你今番委屈了，陳至剛也著實抱歉，沙少安也說原是封知縣太頂真的。然而我倒替你恭喜，封縣尊同陳至翁其實成全你不小呢！你平日的舌辯太能幹了，別人不高興同你辯論，只讓你一個兒的高談闊論，占盡便宜，你須知並不是別人家理屈詞窮，說不過你，不過不屑同你辯論罷了。如今你也該知道，你的道理，如今現世界上是行不去的。我勸你改些兒吧。不是我說尖迷信的話兒，良心擺得正直些到底不會吃虧的。所謂積善餘慶原是。我道之言不是楊朱、墨翟異端邪說呢，而且一個人的羞恥是頂要緊的，羞惡之心人皆有之，你光景是沒有了的。何況你有臉跑到這兒來，陳至翁倒不肯見你，恐防你的臉沒處放，所以避了你，你倒若無其事坐上了，可想一個『羞』字卻忘的絕盡了。我們同刑餘之人不同席的，請吧，請吧！」

五少也和著沙少安的調道：「少安說的是，簡直的太不識羞了。」那玉觀音也笑道：「石少少的臉比我們還厚了好幾層哩。」石忍冰到底也覺坐不住了，站起身來冷笑道：「女兒偷漢子，倒不羞嗎？」沙少安道：「哎呀，還在這麼的亂說哩。」吆喝起底下人把石忍冰捆了，立刻一張片子送到真義縣來。蘭仲接到陳至剛、沙少安的名片，又把石忍冰送來，問差來的人：「為了什麼緣故差來的？」來人回說：「不知底細，我們家爺請大老爺過去一趟，有話面談。」蘭仲只得答應了，仍把石忍冰押流氓公所。那劉方見了，好生詫異道：「老弟，你怎地又來了？」忍冰把緣由說了，劉方恨恨的道：「那就不得了哩，前兒的事已吃了大虧，我原想待我出去了，替你報仇的，我遲到明兒要出去了，銀子已進去了，那瘟官也收了，你倒又來了。但是那陳家的佛保小姐同沙孝廉究竟有這事、沒這事？」

忍冰道：「那是的確、的確。本來我同沙少安是第一知己朋友，什麼事大家都不瞞過，並且他同佛保小姐受了孕，他急得要不得，還是我傳授他打胎方子。就是那個最便當方子，用不著兩種藥，只消一種草藥就夠了，也不過值得一個子兒的價錢。當時按著我的方子，把胎打了下來，還感激我的要不得哩。這是有憑有據的，怕他賴到那裡去。老實說，索性羞他一羞，使他們在這兒做不得人，倒送上叫我報仇哩。」飛毛腳劉方道：「老弟使不得，你竟然這麼著的供上去，不是我發個不吉利，穩穩的吃板子。老實說，你同陳的、沙的打官事，坐定又是單照官事。況且你在這個姓封的官兒手裡，也打不得官事，終是吃虧的。可憐你無機會，又要吃苦了。我原叫你等在三元客店裡，不要瞎跑，如今又闖禍了。」

忍冰被劉方提醒過來，害怕得要命，商量一回也無完美之策，只得聽其自然。且說蘭仲連忙去拜會了陳至剛回轉衙來，心生一計，對封六娘子道：「只怕又有大注兒的銀子進門來了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聽說那個石忍冰又送進來了，不知道什麼事。」蘭仲道：「有趣，有趣。就是陳至剛的女兒，名叫做佛保的，今年說是十九歲了，那個石忍冰不是為了說這佛保同沙少安沙教廉兩下不乾淨，就是前番索債，也是借題發揮，今兒那石忍冰又在那裡說了，因此陳至剛同沙少安耐不得了，要狠狠的辦他一辦，保全女兒的名節。我在這裡想我的氣運，不知濟到那麼個樣兒哩。方才瞧那陳至剛的言語之間，那個佛保小姐終究靠不祝只要她靠不住，我的財運就得靠住了。」

六相娘子道：「我看就罷手吧，他給你做了一件好買賣，很容易弄進萬把銀子，難道說得出敲他的竹槓嗎？這人情是樂得做的，留著升官的路子罷。」蘭仲哈哈笑道：「你們婦人家到底見識不廣，大凡有縫兒可以弄錢的地方，就該弄錢。隨便怎麼樣的便宜，沒有過於收現錢了，我有了錢，還怕找不出升官的路子來嗎？你瞧著我擺佈他們，不怕他們拿不出銀子來給我。」說著便到簽押房把石忍冰私自提來，詰問一番，愈覺得沙少安同佛保通姦是實。便對石忍冰道：「你儘管這麼一口咬住，我終不難為你，就是喝打，儘管兒求，終給你求下來就是了。而且就是前案果然委屈你了，但是做官也有許多為難之處，你即是唸書的，也得明白其中之處。我同你們到底無德無怨啊！所以可以設法的所在終要設法的，那就不愧為民之父母了。然而乘風使船，望氣做事原是我們做官的要訣。」說著又取了一錠十兩的銀子賞給石忍冰。石忍冰感激涕零，不可名狀。

列公可知道，蘭仲這番作用未免不近人情，做事如同兒戲一般，只怕做書的畫蛇添足呢。其實，封蘭仲的手段高強長於機變，又有脫卸，究竟石忍冰是個中江秀才，萬一上控起來，到底壓不祝雖有陳志剛拍著胸脯說，凡事由他了結，但蘭仲不願效勞於他，還要狠狠的敲他一記大竹槓，可想而後的交情，也不見得怎樣了。還須防著石忍冰這一頓板子，或許發作起來，到底是擔不起的。若把石忍冰結之從恩，怨氣只朝陳至剛吹，委實是一舉兩得的妙計。這十兩銀子省不得的。安排已定，隨即升坐夜堂，把石忍冰問了一回，忍冰便供打胎的方子還是他傳授的，明明的證據，叩求訊傳沙少安當堂對質。蘭仲聽了，也不問了，判還押候訊。次日一早，便來見陳至剛，故意堆了一臉憂愁的樣子，搖頭歎息道：「那石忍冰實在混帳，那供詞愈發的不成話了。倒說枵胎方藥還是他經辦，執定要同孝廉公對質。這案子倒難了，請老先生的示，怎的辦法。幸而晚生坐的晚堂，觀審的土庶卻沒有了，不然傳揚出去，可是玩的嗎？」

陳至剛道：「若要沙孝廉對質，可使不得。不瞞蘭翁說，小女委實無恥，終要請蘭翁顧全體面。石忍冰那廝還可以用強力壓之。」蘭仲道：「晚生何嘗不是這麼想，但最可慮的是，眼前果然壓服了，只怕不能管住他到上頭去胡鬧。晚生一官棄之不惜，老先生分上也說不得了，倒是老先生的清名有累，如何是好呢？」陳志剛原是做官的，豈不明白這是明明要敲他的竹槓了。不禁勃然大怒：你不想給你賺了論萬銀子了，還不肯白勞一點兒，倒好意思圖我的銀子哩。再者，我們家只有敲別人家的竹槓，沒有別人家來敲我們家的竹槓，這豈不是天翻地覆了嗎？於是頓然間面皮都變了，青而白的顏色。要知陳至剛怎地對付蘭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